



北京大学哲学学科史

韩水法 主编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北京大学哲学学科史

韩水法 主编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大学哲学学科史/韩水法主编. —北京:商务印
书馆, 2014

ISBN 978 - 7 - 100 - 09343 - 9

I. ① 北… II. ① 韩… III. ① 北京大学—哲学—学科
建设 IV. ① G649.281 ②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71839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北京大学哲学学科史

韩水法 主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 河 市 尚 艺 印 装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ISBN 978 - 7 - 100 - 09343 - 9

2014年6月第1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4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9 1/4

定价: 73.00元

目录Contents

前言 ... 001

- 第一节 哲学 ... 001
- 第二节 哲学学科及其历史 ... 003
- 第三节 哲学学科在西方的演变史 ... 007
- 第四节 中国现代大学与哲学学科 ... 059
- 第五节 北京大学哲学学科史的对象和内容 ... 082
- 第六节 北京大学哲学学科史的范围 ... 086
- 第七节 北京大学哲学学科分期 ... 087
- 第八节 哲学学科史的原则和方法 ... 088

第一章 中国哲学学科史 ... 090

- 第一节 引言：地位、传统和特色 ... 090
- 第二节 近现代学术转型中的中国哲学（1912—1951） ... 096
- 第三节 意识形态化时期（1952—1977） ... 125
- 第四节 自主发展时期（1978—2012） ... 136

第二章 西方哲学学科史 ... 159

- 第一节 引言 ... 159
- 第二节 西方哲学学科前史（1911年之前） ... 160

第三节 西方哲学的初步译介和接受（1912—1924）... 164

第三节 西方哲学的学科自觉（1924—1949）... 172

第五节 西方哲学教学和研究的曲折（1949—1978）... 190

第六节 西方哲学研究和教学的复兴（1978—1999）... 196

第七节 西方哲学学科现况（2000—2012）... 213

第八节 回顾与展望 ... 225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史 ... 228

第一节 传入、传播、初创与奠基阶段（1949年之前）... 229

第二节 主导意识形态的确立和曲折发展的进程（1949—1978）... 240

第三节 多元探索、纵深推进和理论创新时期（1978—2012）... 253

第四章 伦理学学科史 ... 279

第一节 奠基期（1902—1919）... 279

第二节 延展期（1920—1952）... 288

第三节 沉寂期（1953—1978）... 296

第四节 全面重建期（1978—1998）... 302

第五节 多向发展期（1999—2012）... 307

第六节 回顾与展望 ... 314

第五章 美学学科史 ... 317

第一节 学科前史 ... 317

第二节 北京大学开中国美学学科建设之先河（1912—1952）... 321

第三节 院系调整后的北大美学与“美学大讨论”（1952—1960）... 329

第四节 美学教研室的建立及学科发展（1960—2000）... 337

第五节 现状与反思（2000—2012）... 346

第六章 宗教学学科史 ... 353

- 第一节 从孔教会之争到非基督教运动（1912—1925）... 354
- 第二节 宗教学研究的深化和发展（1926—1951）... 363
- 第三节 从院系调整到宗教学专业独立前的宗教学研究（1952—1982）... 371
- 第四节 新时期的宗教学研究（1982—2011）... 374

第七章 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史 ... 392

- 第一节 引言 ... 392
- 第二节 西方科学史、科学哲学的引进时期（1898—1949）... 395
- 第三节 自然辩证法事业的形成与发展时期（1949—1983）... 405
- 第四节 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建设时期（1983—2012）... 411

第八章 逻辑学科史 ... 421

- 第一节 逻辑学科的开端（1905—1937）... 421
- 第二节 现代逻辑研究的开端（1937—1952）... 430
- 第三节 在困难中坚持现代逻辑（1953—1977）... 434
- 第四节 现代逻辑研究的繁荣（1978—1999）... 439
- 第五节 现代逻辑研究领域的开拓（2000—2011）... 448

后记 ... 455

前言

韩水法

第一节 哲学

人类思想有多久远，哲学也就有多久远；而哲学有多悠久，哲学教育也就有多悠久。人类最原始的思维，人类最初的文字资料，都记载了他们关于外在自然和内心的根本、规则和支配力量的思考。不过，就如人们可以理解的那样，在古老的哲学教育与现代的哲学教育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人们亦可以想象，最古老的哲学教育会是怎样的；因为即便现代的人们也经常会在日常生活中重现这种教育，在事关诸如生活的意义、德性和审美等问题时，情况尤其如此。

哲学思考、探讨、研究和论述世界的根本和总体、人对世界和自身的认识、人类生命的性质和生活的意义、人与人的关系、各种知识之间的关系、语言和逻辑、审美以及理性这样一些问题，哲学也反思自身的历史。在哲学成为理论和思想体系之前，相应的观念就以诗歌、神话传说乃至绘画的形式由直觉的和具象的方式表达出来。由此人们也可以推断，这些形式和方式在被记录下来之前，已经长久地活动于人们的思想和实践活动之中。诚然，在今天，哲学的这种形式依旧发挥作用，但自有文字以降，哲学就趋向于成为专门的知识，它在措置上述问题时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概念、方法、逻辑乃至特定的表述方式。这个现象首先是在西方出现的；在中国，哲学长期处于专门化的史前阶段，只是到了现代在西方学术制度的襄助之下，才基本上走上专业化的道路。

起初，哲学的对象和内容无所不包，几乎与所有其他知识混为一体，因而在西方，哲学原本是所有这些知识的一个统称。哲学发展的历史，一方面是不不断拓展其自身广度和深度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其中各个知识门类通过发展而形成自己的体系并从中独立出去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相当漫长，但哲学在哲学教育的历史中，尤其是在大学形成之后的哲学教育史上，进展得相对迅速，表现得最为经典。

从所有知识的总称，演变为一切知识的最高原理，到今天成为所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外一个独立却也依然居于基础地位乃至极具渗透性的学科，哲学是人类知识和学术体系演变和进步的成就和结果。人类持续追求对外在世界、人类自身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相应的纯粹知识，这些知识不断分化和综合以及它们所展现出来的普遍联系，人们对于一切知识的最终统一的热情和渴望，使得哲学在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之后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今天，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依然是意见分歧、观点对立的争点；这里的困难之处在于无法对哲学的对象、意义和方法作出一个公认的规定。一类观点认为，哲学的特定对象就是诸如存在、知识、理性、价值、心灵和语言等，而以诸如逻辑的和分析的方法为其手段，这就是它与其他知识类型的区别。另一类观点则认为，哲学并没有特定的对象，只是因为方法的差异，比如，思辨的、批判的方法和体系的方法，就造成哲学与其他知识类型——主要是经验的和实证的知识，以及数学——之间的区别。当然，还有一类观点认为，哲学其实就是人类的一种精神疾患，其原因盖以不正确的方式来使用人类的语言，所以，现代哲学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来治疗这种疾病，以回归人类正常的思维。

知识的性质和类型无法得到确切的规定这种情况，并不单单发生在哲学身上，即使像物理学和化学这样经典的自然科学知识也同样无法得到一个公认而确定的定义，而后者能够告诉人们，物理学、化学是什么。这些知识类型相对于哲学的长处，就在于它们能够明确地告诉人们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这些工作及其成果的理论结构和验证方式，以及对于人类社会具有什么样的实际意义。就此而论，哲学似乎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因为哲学虽然能

够告诉人们它所说的东西，却无法提供证明的方式，尤其难以清楚地告诉人们，它的实际功用是什么。任何从个人现实的功利得失上来衡量哲学用处的做法，都不可能得出确定无疑的结论。哲学的功用是依赖于整个人类社会和各种社会共同体的精神物质的。对个人来说，哲学的意义就是一种理智的兴趣。不过，哲学所从事的是什么样的活动，这依然是可以予以清楚的说明的，并且这种解释不会比任何对其他种类的知识的说明更难以理解。体现在个人身上的这种人类理智的兴趣和倾向就如康德所说的那样，是必然的。

人类的知识就如这个世界一样，不是平面的，而是多维度的，彼此交错和重叠的。人类的知识倘被视为整体，那它的各个部分之间并非都有直接和清楚连接，在许多方面是不连续、不融贯的和断裂的。现代知识和学术体系的主干从一个被认为是整体的古典自然哲学体系演变为许许多多独立的、某些部分之间甚至连遥远的联系也相当模糊的一种状态之后，关于所有知识的总体思考和探讨不仅仍旧是必要的，而且依然是无可避免的。上述种种都是哲学必然的领域和劳作。但是，在这样的反思和探讨之下，哲学还是有其确定的问题和持续的追求，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方法上都是一样：作为一个的领域，它具有大致明确的界限、对象和范围，尽管这些领域会穿越其他知识类型而彼此重叠。哲学知识内部因对象、问题和方法的差异也进一步区分为不同的范围和流派。

人类的知识无法在某一天达到最终的完成，知识各个领域和部分之间的鸿沟和断裂也不可能最终完全交通，而人们对自身的认识也不会某一天因满足而终结，因此，哲学的思维和活动始终就有其不息的动力。哲学作为纯粹的理智的需要，是无可避免的形而上学的趋势和倾向，而作为一种精神活动以及作为一种知识类型，它正是奠基于此的本质之上的。

第二节 哲学学科及其历史

学科是一个现代的观念，亦具有多种意义。

它既是现代学术制度的体现，亦是它的结果。在现代学术体系和制度

中，学科依赖于和立足于大学，以及与大学关系密切的科学研究所体系。

只有在学术共同体的境域之中，“学科”一词的本义和衍生意义才能够得到准确的领会。哲学作为一个学科的意义，就是被理解为一个包含教学在内的学术共同体以追求新的观念、思想和知识为宗旨的研究和探讨活动，以及组织和协调这种活动的规则。这样的共同体就是由以哲学为业的人们——无论是终生或者一段时间——组成的。

因此，人们也就可以领会，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学科史的内容和范围要大于哲学史的内容。在哲学史中，大学及其制度无须特别的叙述，某个重要的哲学观念和思想是由大学教师提出，还是由一位社会人士提出，亦或由一位教师提出，还是由一位学生提出，都是无关紧要的；而在哲学学科史里，这是要予以区别的，有探讨和研究的必要。

哲学作为学术共同体的活动，有其悠久的传统。虽然没有可靠的资料佐证，哲学思维伊始就是学术共同体之中的活动，但是，可以证明的一点是，哲学思维在一开始就是以某种彼此传达和交流的方式存在的。在古代哲学的鼎盛时代，哲学典型的表达方式就是对话，比如苏格拉底在雅典市场街上与人的谈话，它的经典文本形式就是柏拉图的对话集。在中国，《论语》由对话构成，所记录的主要就是孔子与其学生的对话。这些都表明，古代哲学活动的共同体特征是中西共具的，尽管它也同样反映了早期教育的一般特征。

依据不同的标准，学术共同体可以作不同的区分。中国人常说，学术为天下公器，是故，凡天下从事学术研究的人皆可视作属于同一个共同体，这算是最大的一种。其次，按照一般的惯例，国家和地区，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研究领域和专业，皆是划分学术共同体的标准或范围；或者如通常的情况那样，两个或多个标准构成一个复合的标准。因此，在人类精神史上，学术共同体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存在和活动的。但是，大学和与其密切相关的科学院体系乃是学术共同体的现代形式，一种具有确定的制度和一般的结构的学术共同体形式。它们不仅相对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所有其他形式的学术共同体来说，是最为复杂和持久的，而且也是与整个社会整合得最为紧密而水乳交融的形式。

严格地说，学科是在大学里形成的，也只有在现代大学里才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学科”这个词语在英文里就包括训练、纪律、训练的方法和处罚等几个义项，由此也就拓展出规范和领域的意义。由此哲学学科史区别于一般哲学史的理由和根据也就提示了出来。在这部学科史的前言中，我们虽然要从最早的学术共同体谈起，但是现代哲学学科以及其他学科的直接先驱，是在中世纪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大学之中的各个学院，它们构成了这里论述的主要内容。

现代学术体系之中的所有学科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历史，哲学学科也是如此。绝大多数现代基础学科的研究本身在起源上都可以回溯到人类追求知识的精神活动的初期，但它们作为一种独立而有内在体系的、与其他学科之间形成相对清楚的界限的学术领域，大都是在18与19世纪之交的现代大学形成时期才出现和形成的，而在这之前，它们在欧洲古典大学里孕育和酝酿了几百年的时间。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哲学经历了与传统四大学院中其他三大学院或曰学科的不同演变，亦即经历了与现代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学科发展趋势相反的一种演变。因信仰的特殊性，神学院这里暂且不论，法学和医学继续保持其基本的范围，尽管这两门学科的内容和方法逐渐现代化了。因为原先囊括在哲学院之中的各种学科在19世纪先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最终在20世纪初完全成熟而分离出去，自成一体；哲学失去大多数地盘，它所关涉的对象和内容日趋狭窄，方法上也愈益受限。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学科史就是一部哲学从可以科学地，亦即实证地和系统地处理的知识领域不断退却的历史，尽管与此同时，哲学自身的问题却在不断地深化。这一点对于理解哲学，尤其作为学科的哲学在现代中国的出现、形成和发展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哲学作为学科是直接以其现代的形式进入中国的，那种包罗万象的哲学在中国人的思想和精神记忆中并不存在。这一方面固然影响了中国学者对于哲学与构成人类知识体系主流的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之间深厚的历史的理论的关系的理解，但在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让中国哲学学者免受西方哲学传统中消极因素的束缚和影响。

这样，哲学学科史的宏观视野所展示的，就是从一种极其广阔的古典领域逐渐收缩到范围和领域大为逼仄的现代境况的演变。不过，对于本学科史

来说，它们仅仅构成前言的一个部分，尽管是必不可少的部分，并需要精心的叙述。

哲学是古老的，而哲学学科则是现代的。这就意谓，当我们论及哲学学科的历史发展，并勾勒其主体轮廓时，是以今天的观点来剪裁过往的人类精神活动，从中澄淘出哲学的元素、理论和线索。

哲学教育在现代学术体系建立起来之前，就包含一系列专业的训练课程，而在现代学术体系之下，这些专业的分类就更具体系统性，它们彼此之间的关联就以合理的方式建立起来。因此，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就必然包含教学制度，或者换言之，学术共同体的教育层面。哲学教育包括教学体系，即各种课程的设置与安排、基础训练与高级训练；也包括教师制度，即职衔和学衔的制度、教师及教辅人员的组织、研究与教学的配比，以及奖励、学术规范等内容。倘若更详细一些，它还涉及图书分类等内容。

这样，哲学学科史不仅要叙述哲学观念和理论的发展脉络，而且也要关注历史上哲学家和哲学教育家对哲学的反思和规定，而这种规定不单包括理论的内容，也包括有关教学内容、课程和教学方式等方面的思考、设计和制度，而后者通常关涉和蕴含某些对哲学的未言明的反思和理解。

哲学学科史同时就是哲学学术共同体的成长和发展史。作为学术共同体的活动，哲学学科当然也受到社会变迁、政治制度演变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它们作为哲学学科史的重要背景，都会在这部哲学学科史中体现出来。

作为学科的哲学是由各个不同的分支学科组成的，这些分支学科多数都有与哲学本身一样悠久的历史。在哲学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尤其在哲学学科史视野之下，它们多数有其线索大体连贯和清楚的演变。不过，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大学制度之下，人们处理学科的态度和方式是大相异趣的。在现代学术体系和哲学学科的发源地的西方大学里面，哲学虽然也被区分为不同的领域和方向而方便研究和教学，但是并没有建立一种行政的乃至国家的制度来强制实行这种分类。在当代中国，政治和行政深度介入学术和大学制度，学科演变走上了特殊的道路，形成了颇为复杂的中国特色。所有的知识被划分为不同的门类，每个门类又被进一步划分为不同亚类，亚类下面甚至还有次亚类，这就是所谓的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和三级学科。这种划

分与中国当代大学体制相互制约，适合技术主义的官僚体系，它实际上也就是后者创造出来的。这种制度极大地影响了学术在中国的发展，也直接决定了眼前这部哲学学科史的编写方式，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将哲学划分为八个学科进行分门别类的叙述——这是本学科史的撰写者所要面对和措置的现实，也是读者需要理解的历史。

第三节 哲学学科在西方的演变史

哲学作为系统的理论与哲学成为学科，是首先在欧洲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现象。中国现代哲学和哲学学科体系从总体上来说，是从西方引进的，虽然中国传统哲学和思想作为主脉一直在现代中国哲学和哲学学科体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为了使读者了解和领会哲学学科体系的来龙去脉，这里就有必要对它在欧洲的缘起和在西方的发展予以赅简的叙述，以为中国哲学学科发展的背景和北京大学哲学学科史的引言。

一、古希腊罗马学园

人们一般同意，西方哲学发源于古代希腊，在那里哲学活动很早就以学术共同体的形式开展，而这种学术共同体最典型的体现就是学园。

1. 古希腊的教育

古希腊的教育在它的早期神话之中就有记载。在雅典和其他一些城邦，很早就已经出现了提供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学校，虽然学校的数量看来并不多。初等教育的内容包括读、写、算术、音乐和体育，中等教育的内容包括文法、修辞、绘画和几何等知识。^[1]这类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存在乃是类似高等教育的哲学学校或学园的基础和前提。无疑，这里所谓的哲学要理解为

[1] 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页。

最宽泛意义上的古希腊自然哲学，因此它包括当时人类知识的主要的和基础的部分。

古希腊自然哲学家从很早开始就形成各种派别，而这些派别通常会拥有一些固定的活动场所，以供成员讨论问题、辩论疑难和传授知识。这就是学校或学园。因为有教学活动，自然也就产生了师生关系，而思想、学说以及戒律的传承都加强和拓展了这种关系。不过，当时的师生关系与后世的师生关系有着很大的差别，也就不能完全从现代意义上来理解。学派和学校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也可以从西方语言中的“学校”一词看出。比如英文 school 就像其他语言中的对应词一样来自希腊文，它同时具有“学派”的义项。

2. 毕泰戈拉学校

从时间上来看，较早而有较多资料可考的哲学学校是毕泰戈拉学派的学校。除了人们所熟悉的那些出于古代信仰而显得奇怪的清规戒律之外，毕泰戈拉学校不仅研究和教授哲学，也研究音乐、算术、几何、天文，并把它们列入基础课程。这个学派及其学校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人们从它那里看到了哲学学科的源头。柏拉图接受了他们的教学经验，同样把这四门课程列为学园的必修课，它们成了他理想国中教育系统的核心课程。毕泰戈拉学校的一些主要课程和教学方式不仅在后来的柏拉图学园和其他古希腊学园里发扬光大，也通过它们影响到中世纪。黑格尔认为：“毕达哥拉斯应该看成是第一个公共教师。”^[1] 毕达哥拉斯用数量关系论证了和谐的观念，使和谐成为理性的东西而为人接受，并使和谐发展的教育在雅典成为一种普遍接受的教育观念。

需要特别提出的一点是，“哲学”和“哲学家”这两个词是由毕泰戈拉首创的。

3. 智者教育

智者是古希腊城邦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它也是城邦民主制度所产生的一

[1]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13—214页。

种特殊现象。智者自称是或者被人看作是有智慧的人，他们以授徒设课为业，从事演说，游走于各个城邦和城邦的各个地区。智者的讲演和授课泰半是为了实用的目的，比如教人们如何思考，如何表达，帮助人改善判断力，指导人们的辩论技巧和行为举止。这些都是公民参与城邦政治生活所必需的理智条件和修养。至于教授的具体内容则是相当广泛的。就哲学而言，智者的教学涉及认识理论如知觉的确定性和真理问题，语言、思想与实在的关系，神及其存在的问题，民主、法律和正义的问题，以及其他内容广泛的问题。智者依据自己的专长提供特定的讲演和授课服务。他们当中有的就是自然哲学家，哲学也就成为他们讲演和教授的主要题目。他们讲演、辩论和授课的形式是不定的，这不仅取决于学生的要求，也要视他们的行踪而定；既有即兴的讲演和授课，也有多次的甚至长期而系统的课程，形式也相当灵活和多样，讲授、质疑和辩论通常是交替进行的。智者的教育体现了自由无拘的讨论和授课形式对于理智训练的重要性。苏格拉底的哲学活动在其外在的形式上与智者的教学相似，只是他并不收费。

4. 柏拉图学园

在柏拉图的著作中，智者的形象是相当消极的，但是柏拉图所讨论的问题多数也是智者所讨论和关心的。这说明，在古希腊，尤其在雅典等城邦，存在一些为人所普遍关心、探讨和辩论的问题，并且公民由于要参与城邦管理，也就需要一些必备的实用知识和技巧。于是，柏拉图学园与智者讲学就具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是为了培养城邦的政治人才，或者更为一般地说，培养城邦公民的政治才能。柏拉图的目标更为明确，这就是培养城邦的精英人士，而后者除了其他的才能和品德，是要通晓哲学的。

柏拉图学园于公元前 387 年由柏拉图在雅典建立。学园（Academy，古希腊文：Ἀκαδημία）一词来源于这个学校的所在地——它原本是用来纪念古希腊英雄 Akademos（阿卡德穆）的，因此而成了柏拉图学校的名称。柏拉图学园为此后 2000 多年的西方高等教育奠定了体制、内容和教学方式等方面的初步模式。当欧洲古典大学兴起而取代传统学园时，源自柏拉图学园的课程、教育方式和思想体系一直在大学的哲学院和神学院里发挥非同寻常

的影响。

在柏拉图学园的早期，成员之间没有明确的教师和学生的区别，只有资历深浅的不同。学园并不讲授什么学说，也没有正式的课程。柏拉图提出一些问题，其他成员进行研究，寻求解决之道。比如，柏拉图指导其他成员对观察到的不规则的天体运行提出简明的解释。学园成员学习和研究的内容包括数学和一些哲学问题。

柏拉图学园开办的时间相当长，从公元前 387 年起到公元前 86 年苏拉洗劫雅典而停止；此后什么时候恢复不甚清楚。但到公元 410 年，它得以重建成为柏拉图派中心，到公元 529 年又为罗马皇帝查士丁尼所关闭。上文所叙述的情况当是它在古希腊时期的概况。关于柏拉图学园的记载，所依据的文献多数是相当间接的材料；在柏拉图主持的早期，情况尤其如此。

根据这些材料，人们勾勒出柏拉图学园的图景：它是古代世界数学、自然哲学和哲学的研究中心。学园十分重视数学，在大门口有“非几何学者不得入内”的匾额。这项要求与柏拉图的思想是一致的。数学知识在柏拉图眼中属于真理性的知识，是人们从可见世界达到理念世界的必经阶段。在晚期对话《蒂迈欧篇》里，柏拉图尝试用几何学来构造宇宙世界。波普尔据此认为，柏拉图可以说是几何世界图景的奠基人，以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和牛顿为代表的近代科学都应当追溯至柏拉图。^[1]

柏拉图学园的成员欧多克索等人对数学暨几何的演绎系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希思在《希腊数学史》中指出：“如果没有欧多克索的新的比例学说，如果没有柏拉图时代的几何学和数学的那些内容，那么欧几里得的主题的形式和安排以及方法都可能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样。”^[2]

柏拉图学园研究、讨论和教学的主要内容还是哲学问题。柏拉图后半生 40 年就是在学园度过的，他的大部分著作也是在这里完成的。人们有理由推断，柏拉图对话录中提出的各种哲学和理论，大部分应当在学园中提出过和与人讨论过。^[3]除了哲学，柏拉图学园研究和讨论的主要内容就是算术、

[1] 参见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第 2 卷，第 614 页。

[2] 转引自上书，第 615 页。

[3] 参见上书，第 616 页。

几何和天文学等，它们与哲学一起后来成为主要的课程。“柏拉图学园是一个自由思想的园地，学术讨论和争辩是自由而激烈的。”^[1]

由于学园早期并不以课程教学为主，因此成员发表自己的观点，彼此讨论、辩驳和质疑乃是学员学习的主要方式，后来也成为教学的主要方法。像柏拉图哲学一样，柏拉图学园偏重于数学、推理和辩证，但不重视经验的和归纳的研究。由于柏拉图的哲学及其学园对后世自然哲学，尤其对欧洲古典时期大学自然哲学的研究与教学的长久和重大的影响，所以它们在后世所受到的评价趋于两极。不过，无论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说明它们影响的巨大。

在从建立到关闭的 900 年间，柏拉图学园不仅是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研究和教学的中心，而且也是那个时代欧洲的哲学中心之一。^[2]

在希腊化时期和罗马时期，柏拉图学园也一直是欧洲哲学活动的中心。从哲学学科角度来看，人们可以注意如下几点：第一，这个学园一直有效运作，代有传承；第二，它的课程相比其他几大学园要更加正规；第三，柏拉图学园的哲学与其他哲学学派相互影响，到 3 世纪，柏拉图学园甚至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当作学习柏拉图哲学及其学园课程的预备课程^[3]；第四，不断有新的哲学思想和流派诞生，比如学园派怀疑主义等^[4]。

公元 532 年雅典新柏拉图派在哈兰（Harran）重新建立学校。哈兰在波斯边境，新柏拉图学派的成员当时作为异教徒继续从事哲学研究和传授，他们至少到 10 世纪还作为一个团体存在。

5. 吕克昂

吕克昂（Lyceum）是亚里士多德学园的名称，古希腊另一所著名的学园，哲学和学术研究的另一个中心。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学园研究和学习了

[1] 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第 3 卷，第 18 页。

[2] Pauliina Remes, *Neoplatonism*, Acumen, 2008, p.4.

[3] 参见〔美〕大卫·福莱主编、冯俊等译：《劳特利奇哲学史·第二卷·从亚里士多德到奥古斯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83 页。

[4] 参见上书，第 309 页。